

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
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
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
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
造周呂奮渭濱聖臣同心惇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
極湯誓泰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
下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
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旣衰吹之
復進于渭星隕于營混一之志潰于垂成有子曰

忠死于國先志之承不匱之錫臥龍之岡實公舊廬
昔有祠宇久焉榛蕪賢侯作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
腹如故乃潔罇壘乃聲笙鏞迺饗饗新宮惟祀
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身古盥薦

初建志學書院碑記

知府 段 堅 蘭州人

書院舊梵宇也在南陽城西百步許其地十有六畝餘
內殿廡及棲室之處散亂無次序垣周若干堵不知始
于何時而尼僧百數居之壬辰秋七月堅奉命來守斯
土以爲教化者守之急務暇中呼耆老而告之曰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彼名爲僧爲尼者能忘情于男女之欲
乎弟往復俾年少而皆有夫以遂室家之好則無不可
否則吾將持之以法旬日之間果于吾言無所拂而室
廬皆空矣于是悉撤其舊而更新之增置八十楹有奇
刊小學及刊註古文孝經實以軍民俊秀子弟近五百
人俾朝夕誦習焉又取學而正者五人以專訓誨于臨
街之署榜曰書院次日大成之殿肖吾夫子像于中四
配十哲東西列歲兩釋奠司教者王其事次日企德堂
題副陳公選之題首以申伯第列國漢晉隋唐宋有名

賢君子之官于斯生于斯者歲以羊豕二祀之于以覲
養生小子有所觀感興起也又次日志學嗚呼伊尹顏
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蓋欲諸士子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出也一處也一窮也一
達也而樂而任皆在乎道焉故志非此則必以發策決
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而志非志矣學非此則必
廣聞見工文辭矜知能慕空寂爲事而學非學矣然
志學伊尹顏子而非敬不可也故又顏其讀書所在曰

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曰一心主宰曰萬
事根本曰常惺惺法欲諸士子心一乎敬無時無處無
往而不用其力則涵養本源以爲大學之基本進德修
業而收小學之成功庶幾顏學可學伊志可志不爲流
俗之所染不爲利勢之所移而變化氣質之不難矣齋
之近東而又甃石開井井覆以亭其泉寒冽汲水以車
雜植花木草樹生意藹然曰庭草交翠又次東鑿方塘
畜蓮數本曰獨愛葢皆取元公庭前草不除與自家意
思一般及予獨愛蓮之說欲諸君有以識取先生之襟

次也齋之近西有竹百千竿清森可愛復題曰清風高
節學者暇游於此凜乎歲寒之操窮冬大雪而不渝也
士子果能人人有得于此庶幾有以盡人之理而人之
名爲不負聖賢可學而至闢異端距楊墨爲聖人之徒
堅于是院之作不爲徒然矣因書以志之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
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倖中
而疵纇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

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于斃而後已焉是其心雖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至矣

立死李嚴屈己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
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讐伏之耳彼荀彧
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于涑水之論
元黜于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
說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
先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
予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
正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岡草廬舊址漢史稱侯
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

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
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
弟相繼修葺歲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
成化間知府段堅重修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
一十年頽圯過半宏治乙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
憲乃檄知府馬興一知縣李通鳩工市材爲堂六楹中
有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
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臥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
重光始於戊午夏四月成曰秋八月又歸其散田四頃

供職是役也。延按御史李君，廟實主之。按察副使
李君，校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
所畫像者，通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
向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
此者亦可以監矣。君以此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
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記云。

重修城隍廟記

尚書

王鴻儒

郡人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而祀之，則莫有究其始者。唐李
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峕辨其

此因爲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諷
碑杜牧爲黃州刺史韓文公之於潮趙信陵之於野
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于吳
永昌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
明又不獨唐而已予以爲此說辯矣猶未得其原也記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
天神水庸居一愚嘗以爲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
之祭之始而春秋傳所謂鄭灾祈于四鄰宋灾用
者卽其證也庸字之不同古通用而注禮者

其義乃謂庸爲滿非臆說乎由是觀之城隍之祭
始于堯矣伊川程先生謂既有社矣不當復有城隍
義雖精事容失考且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猫虎昆
蟲之微猶在祀典以城隍保障之功顧不得班於昆虫
猫虎之間揆之人情實爲未愜以是知水庸之爲隍爲
城無可疑者伊川之言或未定之論乎但自五季以來
儀式有賜額神或有錫爵亦有具神姓名如紀信灌嬰
周苛英布等類者其冒昧誣淫不酌千古不槩於聖蓋
至於元極矣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大正祀典其

美城隍之廟額神號各從府州若縣之名高明之見度
越千古非聰明聖智合天地之德知鬼神之情者不能
及此也南陽秦郡也城隍有祠其來宜久歷代遷徙莫
可考後國初平章郭公肇受新命來守茲土創建城邑
廟之立也或於此時正統中太守陳公嘗一新之嗣是
廟宇傾敝丹青剝落又數十年于此矣正德四年夏唐
君以旱故請命于神瞻言興慨顧今太守張公命新之
且捐金以爲倡公乃與僚佐格外方圓得羨金餘帛以
易木石甕甍等物重加修葺今始于正德五年初春落

成于是歲季夏堂廡門闕巍峩顯敞神像儼然特
列善惡諸司各極熊狀升其階者肅然生敬循其
惕然革心禮成于鬼神教行于黎庶一舉而二善
守命記于予竊惟南陽在古爲大郡在中原爲重
在經途爲要路漢杜詩爲南陽太守自以無勞不
居大郡求欲降避而前宋劉湛亦曰今世宰相何
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由二說觀之則郡之
重矣唐季博士朱朴獻遷都議謂南陽東則漢興
西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

城北有白崖聯絡之固山河壯麗人心質良此建都之
極選也宋南渡李綱議巡幸謂南陽西通關中可名
之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材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
三都可遣救援非地之重其能當二君之議乎漢高祖
入關光武起兵周亞夫東出司馬懿南侵魯吳守之以
遏安史之兵岳飛由之而有朱仙鎮之捷其餘建都之
可悉籍豈非路之要乎以郡之大地之重路之要若此
其城隍之宜高且深顧待言哉韓魏公記北嶽廟曰
巖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列林焉而萬幹榮嶽之

形也。使靈忽冥伏，祗見神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霆發。獄之神也。靜修劉先生述而稱之曰：惟是有是形，則有是神。予嘗讀之，而竊有感于城隍之說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瞻者神悚，臨者魄動，不必入其廟而神之靈偉顯赫，可想而知。若墻土疏惡，其卑可登，池水汙淺，褰裳卽涉，形旣如此，則神之精爽可知矣。雖廣殿千雲，牛鬼駢立，亦何能有所發越而成捍衛之功哉？南陽當重熙累洽之餘，生齒阜繁，市廛綺錯，而城郭湫隘，未復東京之舊。民郭外者幾十之八，傳謂城小不足以容人人，少

不足以克城以爲今日寇盜充斥設險守固所宜急講
者敢因太守之請記而併反之庶其聞于當道卽以備
芻蕘云

臥龍岡賦

李宗木

內鄉人

訪春陵之遺跡兮縹余馬于龍岡仰先生之高風兮展
一敬于瓣香登岑樓以徙倚兮眺白水之帝鄉直阡界
井曲汜通隍頽雲送日叢卉翳霜迥長天之寥廓極大
野之蒼茫喟千古之浩嘆涕潏潏而霑裳憶先生之農
隱兮荷抱膝而長嘯避聞達以離羣兮蓋玩世而高蹈